

在荷兰国立博物馆广场前介绍法轮功

【明慧网】荷兰国立博物馆位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每天都有大量的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博物馆参观。二零一七年四月八日和九日，荷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博物馆前的广场上举行了弘扬法轮大法、讲清迫害真相及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活动。

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展板前驻足观看。很多游客了解了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事实后，纷纷在征签簿上签名，制止中国共产党活摘器官这个惨无人道的罪行。

一位来自德国的女孩说：“难以相信在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位来自意大利的游客听到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罪行时说：“我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做这么可怕的事情，这是没有人性的行为。”

还有的游客了解了法轮功是按照真、善、忍为准则的修炼功法时说：世界需要真、善、忍，就像你们的条幅上写的一样，这是最美好的东西。◇



图：法轮功学员在和驻足的民众交谈，传播真相。

发生在儿子身上的奇迹

【明慧网】我于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大法。虽然没有参加过师父亲授的传法传功班，也未和师尊见过一面，但在修炼的这些年中，慈悲的师尊一直在呵护着弟子及弟子的家人。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让弟子及家人感恩不尽。发生在我儿子身上的一件奇事让我们全家永远不能忘怀。

那是我大儿子读高中的一年的初夏，教室里很安静，突然那急速旋转的电风扇从房顶旋转着掉了下来，砸中了我儿子的头部，然后又飞了出去，又击中一张书桌，差点割断了书桌的腿，最后落在老师附近的地上才停了下来。

老师和学生们都吓呆了！

儿子用手一摸头，满手都是鲜血，他不顾一切的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老师急忙把他带到了学校的小诊所。医生发现伤口有三厘米长，一厘米宽，已经可以看到颅骨了。医生给他洗了洗伤口，打了预防破伤风的针，跟老师说：尽快送往县人民医院。

老师和儿子的同学一边把他送往医院，一边给我打了电话。接到电话，我就急速赶往人民医院。当我到那里的时候，看到他们正在和那值班医生进行交涉。我把儿子拉到灯下，看见他头上的伤口像小孩的嘴巴一样，我心一酸，但转念一想，我要给孩子力量，让他渡过这一难关。孩子有师父保护，不会有大事的。

于是，我来到他们中间，问了一下才知道原来他们一直在为检查费的事进行交涉。因为是晚上，医院的检查费要翻一倍，我听到医生说，“他是在学校里被砸到的，钱是由学校出，没有必要讨价还价。要检查就快点，否则小孩有危险别怪我没提醒。”

看到在急诊的病人面前医生在为了钱争论着而不是以救人为先，我说话了：“虽然我儿子是在上晚自习伤到的，但我没有向学校要一分钱的打算。不管用多少钱，都由我们自己出。请尽快给我儿子进行检查。”

这时儿子说他的头现在不痛了。我说：“不管怎样，检查还是要做的，那

样才放心。你别管钱的事。”儿子说：“只是检查，又不是治疗，再说我头又不痛了，明天白天过来检查也一样。”

这时那医生说：“如果今晚不检查的话，你们回去多叫几个人陪他睡。每隔几分钟喊一下他，要是叫不醒，就赶快打 120，我们马上就会派人去。”

那晚，我还是一直守候在儿子身边，晚上他醒来发现我一直没睡，就叫我去休息，说他没事，别听那医生说的，他的头一点都不痛。第二天，儿子活蹦乱跳的到我面前说：“爸，我没事了，我去上学了。”我说：“虽然你现在不痛了，我还是带你去看一下吧。”儿子坚持不去，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到了第四天，事情说出来可能根本没人相信——儿子的伤口愈合了，愈合得与没受伤前完全一样！一个长三厘米，宽一厘米的伤口在没有缝针及吃药的情况下，在四天里就愈合得和没受伤时一样，你能相信吗？这不就是奇迹吗？

我激动得流下了感激的眼泪，合十感恩师尊对我家人的慈悲呵护！◇

湖北省应城市四里棚派出所多次骚扰汪刚强

(明慧网通讯员湖北报道) 二零零二年,汪刚强在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贴传单时被云梦县巡逻车发现,被非法劳教两年(二零零二年六月至二零零四年六月)。非法劳教期满后到武汉做了两年生意,在这两年里,四里棚派出所长期派专人监视(长期负责监视汪刚强的人叫汪中高(现已去世))并多次骚扰汪刚强。

二零零六年底,孝感市应城市四里棚派出所警察派汪刚强户口所在地——四里棚办事处复兴村的汪中高、时任村书记的汪少青专程赶到汪刚强武汉的租住地——五里新村搞“所谓”的关心,口头上说看看汪刚强,实际上是来监视汪刚强。他们在汪刚强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才离开,还说我们看到人就放心了。

二零零八年奥运前夕,因武汉的生意不好做,汪刚强就回到了父母的居住地——应城市东马坊办事处临时租了房子。四里棚派出所找不到汪刚强本人了,他们就去骚扰汪刚强的父母,田三团(现任村书记,女,六十多岁)带着四里棚派出所警察来到汪刚强父母住的地方——应城市东马坊办事处艾大村,因田间小路不好走,他们就把车停在艾大村的后面,然后步行到田间去找汪刚强的父母,田三团老远就喊汪刚强的妈,他妈听到喊声,赶忙躲到棉花地里,因汪刚强遭过迫害,他父母一听到派出所和村委会的干部的声音就吓的战战兢兢的,他们喊了一会儿没见到人,只好把车开走了。走了之后还不甘心,他们又去找汪刚强的堂弟,问到了汪刚强父亲的手机号码,又通过电话隔一段时间骚扰一次,说是“所谓”的关心,问汪刚强在不在家里,在干什么,反复盘问。

这场迫害对汪刚强父母的精神和身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二零一五年秋季的一天,村书记田三团和村主任汪国清又来到汪刚强家,进门就说来看看汪刚强,问他在干什么,要他专心做生意,不要搞其它的(指



酷刑示意图：骚扰恐吓

讲法轮功真相之事),他们当时还打电话向四里棚派出所汇报,说人找到了,在家,好象是完成了一项非常大的任务。临走时还说:我们只是看看你,没有别的意思,在家就好。

二零一七年四月七日,四里棚派出所一年轻警察(戴着眼镜,三十多岁,职位不详)在村书记田三团和村主任汪国清的带领下来到汪刚强家,当时汪刚强在楼上睡午觉,他家(私

房,一间三层)大门没关,听到楼下有人喊,汪刚强的妻子一看是派出所的,就喊汪刚强:派出所的人来找你了。汪刚强探头到窗外一看,是应城市公安局车号为五一零八的警车,他赶紧穿衣服下了楼,他们问汪刚强在干什么,还拿个小本子,想记录什么,问了好一会儿,也没问到他们想要的,坐了一会儿,觉得没趣,坐不住了,空走又不甘心,他们就要汪刚强的手机号,汪刚强不给,他们就恐吓汪刚强的妻子:“他不给我们还要来,你看我们开着警车到你家门口张扬这么大,对你们的声誉也不好,不如把你的手机号给我,我们电话联系。”汪刚强的妻子害怕他们再来,就把她的手机号给了他们,他们拿到后就匆忙的走了,好象完成了一项大的任务。临走时还给汪刚强丢了一句话:“我们以后电话找你”◇

湖北葛洲坝警察徐红遭恶报

【明慧网】徐红,女,原湖北省葛洲坝平湖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一九九九年七月至二零零四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四年,四十多岁的徐红遭恶报,查出患乳腺癌,病退离职。葛洲坝平湖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人都不敢对外张扬,怕人知道她已遭恶报。

徐红,家住湖北省葛洲坝东湖路竹苑小区,一九九九年七月以来,徐红为了往上爬,配合宜昌市委六一零、葛洲坝集团公司党委六一零、宜昌市国家安全局、宜昌市公安局国保支队队长赵平,卖力迫害葛洲坝法轮功学员,跟踪,监控,监视,电话监听所有中共“在册”法轮功学员。

其中,葛洲坝法轮功学员李丹、赵询、张戈分别重判八年、七年、五年冤狱,法轮功学员郑德军被非法劳教两次共六年,法轮功学员周云(女,五十至六十岁)被徐红迫害,跟踪、抄家、拘留,逼得周云到处搬家、躲藏,二零零三年,从宜昌到武汉会同学时,悲惨去世。西坝法轮功学员王



徐红

文林(女,五十至六十岁,已去世)被迫害全家下岗,王文林被葛洲坝基础公司停发退休工资。

徐红还引诱妥协过的走过弯路的法轮功学员做特务、“线人”,给公安提供法轮功情报、提供资料点信息、书籍来源、出卖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二年,国保周向东引诱从洗脑班出来的张华军出卖法轮功做特务、线人,给徐红他们提供法轮功内部情报。

在徐红等的迫害下,法轮功学员失去工作、失去家庭,个人财产损失,被非法拘留所超期关押八个月,在武汉洗脑班身心重创,有的已经失去生命,比如,法轮功学员沈菊,被葛洲坝集团第二工程公司六一零、国保警察徐红等人的非法关押和巨额罚款,被列为重点迫害对象,含冤离世。◇